

我骄傲，我是王忠心的妻

■杨洪苗口述 段开尚 杨元起整理

★ 家人

本文的口述者杨洪苗，是老兵王忠心的妻子。王忠心曾是火箭军某旅技术营一级军士长、“八一勋章”获得者。5月15日，服役满34年的王忠心光荣退休。相伴20多年，杨洪苗比旁人更懂王忠心内心对军营的不舍。漫长的岁月里，杨洪苗也在时时刻刻默默付出，支持着王忠心的“热爱”。

——编者

从部队退休回家后的头几天，老王别提有多兴奋了。给母亲好好做上几顿饭，看着好久未见面的亲友和童年时的玩伴，和他的连襟兼钓友一起痛痛快快地、没日没夜地钓上几天鱼……我俩坐在飞机上时，老王就已经把这些回乡后的生活安排得“明明白白”。

老王酷爱钓鱼，常背着我，留些“私房钱”，用来买好的鱼竿和鱼饵。这次，我也大方了一把，任他挑选。我们徽南老家是鱼米之乡，水塘随处可见，有的是地方供他施展。

然而，没过几天，他的兴奋劲儿就消失了不少。有时，他早早起来，房前屋后地踱着步子；有时，他对着池塘发呆。徒弟们怎么样？他们在忙啥？任务还应付得来，没遇到困难棘手的情况？知夫莫如妻。老王平时不爱说话。看着他的样子，他想想，我心里全明白。

记得那一年，他被评为全军和武警部队“百名好班长新闻人物”，家乡政府和电视台请他回去参加一个颁奖活动，加上参观、作报告，原计划要一周时间。没想到，第四天他就出现在家门口，整理好军装要回连队去。“班里我不在，一个技术骨干也要休假，我不放心哩。”老王留下这么一句话，就匆匆回去了。

“想部队了？”一天晚饭，我俩一起散步，我问他。看到他两鬓的白发和额头

上的皱纹，我想起了我俩第一次肩并肩走在村子泥土路上的样子。当时的他，虽然又矮又瘦，穿着一身的确良军装，还挺精神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。

“听不到军号声，心里有点空。这休闲短袖相比迷彩服还真觉得少点什么。你说陈志远、赵洋他们在干啥？”散步时，老王对我说。陈志远和赵洋是他班里的战友。我回去后，偷偷给他俩发了条微信。正是周三晚上休息，他们给老王拨了个视频电话，讲了讲最近发生的事情，老王听得津津有味。

去年，一本写老王的书《导弹兵王》出版。一个兵值得写一本书？我一个字一个字读完，心生感慨。在我眼里，老王何尝不是一本书呢？他简单，当过最大的官就是班长，34年如一日，组织让干到哪，他就服役到哪，部队搬到哪，他就走到哪，成天和电缆、图纸、仪器设备打交道。他也不那么简单，他有一颗滚烫的心，待人能把人捂热，干事能把事干好。现在想想，那就是年轻时，他吸引我的地方吧。

我们的女儿王扬，从小跟我从安徽老家随军到西南边陲。虽说是随军，一家人也是聚少离多。她小时候总问，为什么老是见不到爸爸。到了青春期，她和老王说的话就更少了。可是，自从她穿上军装，成为一名军校学员，她渐渐理解了爸爸。来电话时，她会主动要求和老王讲话，叮嘱他注意身体，学习上、工作上的事也愿意和老王讲。放假在家，他们父女俩共同的话题也多了起来……

马上面临分配的她，前阵子给我们打电话，说也要追随爸爸的足迹，做一名守护大国长剑的导弹女兵。“女大不由娘啊！”老王嘴上说着担心，可我知道，他心里满是女承父业、后继有人的自豪。

老王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，从小吃惯了苦，什么难事在他眼里都比不上吃不饱饭、饿肚子时的艰辛，这也养成了他勤俭节约、艰苦奋斗的性格。因为从不服输，所以入伍后他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；因为不怕吃苦，所以他总是不畏惧任何困难，渡过了一道道难关。我想，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，才造就了今



5月15日，服役满34年的老兵王忠心光荣退休，回到家乡。图为王忠心和妻子杨洪苗到村里的小溪边洗衣。李振华摄

天的他——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他时刻都在奋斗着、准备着。

他第一次到我家提亲，两手空空地就来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他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。我父亲当时就说，忠心是个实在人。还有一次，他班里的战友和我说，有一年预选优秀士兵提干，老王综合测试成绩靠前，却因学历低没能如愿。当时有人劝他，拿点东西到领导家走动走动。可他却说，提干靠的是综合条件，看的是发展潜力，走动有什么用？当时我也挺生气，觉得这人一点都不会变通。可后来一想，我不正是因为看中了他的踏实努力才决定嫁给他吗？

当他服役满13年时，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已经达到最高的服役年限。本来以为他总算可以回家了，我也有了依靠。可是，部队几个字的电报就把他召唤回去。

也许是长期以来我对他的信赖，所以在他重返部队以后，我心甘情愿一个人撑起这个家。我经营的小缝纫店和服装店接连倒闭，两家的老人也曾有病有灾，但我不忍心拖他的后腿——我知道，他热爱军营，热爱那个让他成长成才的地方，那里是他心灵的港湾。

老王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，也不懂什么浪漫和情调。结婚这么多年，他从没给我送过一束花，没对我说过一句温存的话。但他习惯于每次回家下厨给我和女儿炒几个小菜，习惯于饭后认真地辅导女儿做功课。对于身上的荣誉，他除了感激组织的培养，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牛的。他把“八一勋章”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包好，放在家里的立柜里。家里的客厅里也没有一张证书，全被他小心地收了起来。一开始我不理解，他对我说：“荣誉是

组织给的，哪能拿出来炫耀呢……”

但是，老王前阵子的一次讲话，却把我说哭了。那是今年5月15日，单位组织的退休仪式上。面对全旅官兵进行告别，老王激动到发抖。他哽咽地说：“我这辈子，最难忘的是军营，最无悔的是当兵，最无愧的是穿了34年的军装……”

我的心，像被针扎了几下，疼出眼泪来。和老王相伴20多年，我懂他了，简单的几句话，已经是他全部的感情。就像退休前的某天晚上，听他睡着了说梦话：“舍不得啊，舍不得……”听得人心刺疼。这些年和他聚少离多，我几乎独自面对生活的不如意，也曾委屈过，但只要看到他谈起部队时眼里放光的样子，我的心里就有无数暖流穿过，不自觉地跟着开心。那一刻，我深深觉得，“军嫂”两个字很重，就像一首歌里唱的：我骄傲，我是军人的妻……

★ 家庭秀

那个七月
金色的钟声/跨越江河
如雪的花瓣/翩翩起舞
微风轻抚过/绵长的思念
后来的每一个七月
心中的热/从未消逝

周杰斌配文

定格

“七一”前夕，深圳某幼儿园通过升国旗、唱国歌、开展历史小课堂等活动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教育课。照片中，5岁的军娃周忆昕，正在给小伙伴们讲解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构成及寓意。周忆昕的母亲陈琼敏，是武警广东总队执勤第三支队的一名干部。

廖键摄

★ 亲情菜单

暖心山芋

■张清

故乡安庆山芋成熟的时节，家家户户的饭桌上都会多上一碗香软绵滑、肥而不腻的山粉圆子烧肉。母亲常说，山芋粉这种食材很难搭配，唯有拿来烧肉才别有风味。

义务兵两年，我吃过炊事班变着法儿烹制的各式烧肉，但每一次都很难使我满足。不能怪炊事班的厨艺不佳，只是游子心中“月是故乡明”的心思在作怪。

就这样，一直到我后来可以休假探亲。恰逢姐姐在医院待产，想吃母亲做的山粉圆子烧肉。母亲便拉我来打下手。

做山粉圆子烧肉，最复杂的一步是制圆子。母亲需要提前几天将山芋碾碎、洗浆、晾干成山芋粉。接着，把山芋粉加水调和，揉成一颗颗小圆子。一切准备完毕后，烧红铁锅，先下肥肉，炸出金黄油汁后，铺上一层薄薄的瘦肉，并加入佐料。待食材色味融于汤中，倒入山芋圆子，撒一点蒜末和葱花，盖上锅盖。待圆子吸尽汤汁，就算大功告成。时隔几年，我再一次吃到这令我魂牵梦绕的美味，温暖而又充实。这种味道，属于味蕾，也属于心灵。

母亲让我带着山粉圆子烧肉去探望姐姐。我的父母都是温柔可亲的性格。因此，从小家里“唱黑脸”的任务就交给了姐姐。那时候，我年纪小不懂事，又极为叛逆，只要她稍加管教，我便与她发生冲突，常常惹得她落泪。

军旅几年，我一天比一天理解她。那天，当我把山粉圆子烧肉端到姐姐面前时，她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就是当舅舅的人了，以后可不要惯着你外甥。”这句话，真的很温暖。

那天，姐姐一边品尝美食，一边问姐夫，孩子以后会和谁长得更像。姐夫“老谋深算”，知道怎么回答都不对，干脆说这孩子一定会像山粉圆子一样，晶莹剔透可爱。一家人都被姐夫的妙语逗笑了。



★ 那年那时

入伍前，我和父亲到过岭南，登鱼峰，临柳江。

夜半时分，路边已没了行人，月光清冷地落下，每一阶石梯、每一块奇石，仿佛都在幽幽地召唤着回忆。

“爸，我感觉我来过这儿。”

父亲微微一笑，眼睛里掠过一抹光亮，仿佛透出我未曾读懂的心事。

第二天，父亲带我来到鱼峰山下。细细端详了眼前的苍山绿树后，父亲叹了口气说：“一晃这么些年了，都没咋变呢！”

我随着父亲的目光看去，一排待拆的房屋整齐地排列在山脚下。那是父亲20多年前驻守过的营区。循着记忆，父亲认真辨认着，哪是班排，哪是哨位，一一向我介绍。屋后，一棵银杏树随风飘摇，树叶簌簌作响。父亲疾步走过去，一把抱住树干，“小家伙，当初搞营区建设，我跑了十多里地才把你找回来，一盆一盆水喂着你，没想到现在都长这么大了。20多年了，你还在这等着我啊！”

离开老营区后，我同父亲拜访了他的老战友。听说父亲要来，老战友

早早地就在街边等候。见面时，父亲一改往日的沉稳，抱着战友，在人群中泪流满面。

那天，当我再回头看这座城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藤蔓，在我的心房里交织延伸。

父亲在与战友重逢没多久后，就把我送上了接兵的列车。

五天五夜的火车轰鸣后，宣告我的军旅青春在武警兵团总队正式开启。新疆的天气，我这个南方孩子起初是不适应的。“风吹石头跑，三个蚊子一盘菜”，夜里睡不好，白天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训练。烦恼无法排解，我试着在信中向父亲埋怨：“搞不懂部队这地方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让一代代人前赴后继。”

不久，父亲回了信。深夜，我借着窗外微弱的灯光，一字一句地读着。信中，父亲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：“哪里有

读懂“兵味”

■祁非

什么魔力？兵味！这辈子最不舍最难忘的味道！”繁星璀璨，我把信件折起，压在枕头下。我盯着星空揣摩父亲的话，将信将疑。

后来的日子，匆匆而逝。要说不同，便是我开始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期盼着尝到父亲所谓的令人“唇齿留香”的兵味。

临近复退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留队。我拨通了父亲的视频电话，渴望亲耳听到他的支持与肯定。

电话那头，父亲说：“你长大了，爸不干涉你的选择。想好自己留下是为了什么。”

为了什么？我不清楚。我只知道，当我回忆起将近两年的军旅时光，新兵营偷偷把馒头藏进口袋里，深夜与同班战友就着自来水一同分享；战术场一遍一遍摸爬滚打，揉着淤青发紫的左臂，

笑着跟班长说“我还可以”；冬日下了夜哨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班里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泡面；跑完5公里后滴落的汗水、400米障碍后粗重的呼吸、做完器械之后颤抖的双手……不知从何时起，我竟爱上了这种感觉，它们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难以割舍。

我顿悟了父亲所说的兵味。那是子弹出膛时留下的淡淡硝烟，是奔跑越过终点时脚下的滚滚尘土，是突刺搏击时的阵阵喊杀，是经历后再回忆时眼睛里的点点泪光……

我也终于明白，父亲对那座城市念念不忘的原因——那片山水，有父亲青春的影子；那座军营，有父亲藏进迷彩里的信仰。

而我也将在另一片边疆热土上，继续书写今后注定让我念念不忘的故事……